

通鑑紀事本末

四十

門郎王奐為長史行府州事配以資力使鎮襄陽復恐其過尋陽為休範所劫留使自太泚徑去休範聞之大怒密與許公與謀襲建康表治城湟多解材板而蓄之奐景文之兄子也

二年夏五月壬午桂陽王休範反掠民船使軍隊稱力請受付以材板合手裝治數日即辦丙戌休範帥眾二萬騎五百發尋陽晝夜取道以書與諸執政稱楊運長王道隆蠱惑先帝使建安巴陵二王無罪被戮望執錄二賢以謝冤魂庚寅大雷成主杜道欣馳下告變朝廷惶駭護軍褚淵征北將軍張永領軍劉劭僕射劉乘右衛將軍蕭道成游

擊將軍戴明寶驍騎將軍阮佃夫右軍將軍王道隆中書舍人孫千齡員外郎楊運長集中書省計事莫有言者道成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至敗休範必遠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今應變之術不宜遠出若偏師失律則大沮眾心宜頓新亭白下堅守宮城東府石頭以待賊至千里孤軍後無委積求戰不得自然瓦解我請頓新亭以當其鋒征北守白下領軍屯宣陽門為諸軍節度諸貴安坐殿中不須競出我自破賊必矣因索筆下議眾並注同孫千齡陰與休範通謀獨曰宜依舊遣軍據梁山道成正色曰賊今已近梁山豈可得至

新亭既是兵衝所欲以死報國耳常時乃可屈曲相從今不得也坐起道成顧謂劉勔曰領軍已同鄙議不可改易袁粲聞難扶曳入殿即日內外戒嚴道成將前鋒兵出屯新亭張永屯白下朗南兗州刺史沈懷古戍石頭袁粲褚淵入衛殿省時倉猝不暇授甲開南北二武庫隨將士意所取蕭道成至新亭治城壘未畢辛卯休範前軍已至新林道成方解衣高卧以安衆心徐索白虎幡登西垣使寧朔將軍高道慶羽林監陳顯達負外郎王敬則帥舟師與休範戰頗有殺獲壬辰休範自新林捨舟步上其將丁文豪請休範直攻臺城休範遣

文豪別將兵趣臺城自以大眾攻新亭壘道成帥將士悉力拒戰自己至午外勢愈盛衆皆失色道成曰賊雖多而亂尋當破矣休範白服乘肩輿自登城南臨滄觀以數十人自衛屯騎校尉黃回與越騎校尉張敬兒謀詐降以取之回謂敬兒曰卿可取之我誓不殺諸王敬兒以白道成道成曰卿能辦事當以本州相賞乃與回出城南放仗走大呼稱降休範喜召至輿側回陽致道成密意休範信之以二子德宣德嗣付道成爲質二子至道成歸斬之休範致回敬兒於左右所親李恒鍾爽諫不聽時休範日飲醇酒回見休範無備目敬兒

兒奪休範防身刀斬休範首左右皆散走破兒嫂
罵持首歸新亭道成遣隊士陳靈寶送休範首還
臺靈寶道逢休範兵棄首於水挺身得達唱云已
平而無以爲驗衆莫之信休範將士亦不之知其
將杜黑驟攻新亭甚急蕭道成在射堂司空主簿
蕭惠朗帥敢死士數十人突入東門至射堂下道
成上馬帥麾下搏戰惠朗乃退道成復得保城惠
朗惠朗之弟也其姊爲休範妃惠朗兄黃門郎惠
明時爲道成軍副在城內了不自疑道成與黑驟
拒戰自晡達旦矢石不息其夜大雨鼓叫不復相
聞將士積日不得寢食軍中馬夜驚城內亂走道

成秉燭正坐厲聲呵之如是者數四丁文豪破臺
軍於阜茨橋直至朱雀桁南杜黑驟亦捨新亭北
趣朱雀桁右軍將軍王道隆將羽林精兵在朱雀
門內急召鄱陽忠昭公劉劭於石頭劭至命撤桁
以折南軍之勢道隆怒曰賊至但當急擊寧言開
桁自弱邪劭不敢復言道隆趣劭進戰劭度桁南
戰敗而死黑驟等乘勝度淮道隆棄衆走還臺黑
驟兵追殺之黃門侍郎王蘊重傷踣於御溝之側
或扶之以免蘊景文之兄子也於是中外大震道
路皆云臺城已陷白下石頭之衆皆潰張永沈懷
明逃還宮中傳新亭亦陷太后執帝手泣曰天下

敗矣先是月犯右執事太白犯上將或勸劉勔避
職勔曰吾執心行已無愧幽明若災眚必至避豈
得免勔晚年頗慕高尚立園宅名爲東山遺落世
務罷遣部曲蕭道成謂勔曰將軍受顧命輔幼主
當此艱難之日而深尚從容廢省羽翼一朝事至
悔可追乎勔不從而敗甲午撫軍長史褚澄開東
府門納南軍擁安成王準據東府稱桂陽王教曰
安成王吾子也勿得侵犯澄淵之弟也杜黑驪徑
進至杜姥宅中書舍人孫千齡開承明門出降官
省恆擾時府藏已竭皇太后太妃剔取宮中金銀
器物以充賞衆莫有鬪志俄而丁文豪之衆知休

範已死稍欲退散文豪厲聲曰我獨不能定天下
邪許公輿詐稱桂陽王在新亭士民惶惑詣蕭道
成壘投刺者以千數道成得皆焚之登北城謂曰
劉休範父子昨已就戮尸在南岡下身是蕭平南
諸君諦視之名刺皆已焚勿憂懼也道成遣陳顯
達張敬兒及輔師將軍任農夫馬軍主東平周盤
龍等將兵自石頭濟淮從承明門入衛宮省袁粲
慷慨謂諸將曰今寇賊已逼而衆情離沮孤子受
先帝付託不能緩靖國家請與諸君同死社稷被
甲上馬將驅之於是陳顯達等引兵出戰大破杜
黑驪於杜姥宅飛矢貫顯達目丙申張敬兒等又

破黑驃等於宣陽門斬黑驃及丁文豪進克東府
餘黨悉平蕭道成振旅還建康百姓緣道聚觀曰
全國家者此公也道成與袁粲褚淵劉秉皆上表
引咎解職不許丁酉解嚴大赦六月庚子以平
南將軍蕭道成爲中領軍南兖州刺史留衛建康
與袁粲褚淵劉秉更日入直決事號爲四貴桂
陽王休範之反也使道士陳公昭作天公書題云
沈丞相付荊州刺史沈攸之門者攸之不開視推
得公昭送之朝廷及休範反攸之謂僚佐曰桂陽
必聲言我與之同若不顛沛勤王必增朝野之感
乃與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郢州刺史晉熙王
休範休範留中兵參軍毛惠連等守尋陽煖遣中
兵參軍馮景祖襲之癸卯惠連等開門請降殺休
範二子諸鎮皆罷兵

煖湘州刺史王僧虔雍州刺史張興世同舉兵討
令服用儉素又好文學禮接士大夫由是有美譽
太宗特愛之異其禮秩時太祖諸子俱盡諸孫唯
景素爲長帝凶狂失德朝野皆屬意於景素帝外
家陳氏深惡之楊運長阮佃夫等欲專權勢不利
立長君亦欲除之其腹心將佐多勸景素舉兵
軍參軍濟陽江淹獨諫之景素不悅是歲防閤將

軍王季符得罪於景素單騎亡奔建康告景素謀反運長等即欲發兵討之袁粲蕭道成以爲不可景素亦遣世子延齡詣闕自陳乃徙季符於梁州奪景素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四年夏六月乙亥加蕭道成尚書左僕射 楊運長阮佃夫等忌建平王景素益其景素乃與錄事參軍陳郡殷瀾中兵參軍略陽垣慶延參軍沈顥左暄等謀爲自全之計遣人往來建康要結才力之士冠軍將軍黃回游擊將軍高道慶輔國將軍曹欣之前軍將軍韓道清長水校尉郭蘭之羽林監垣祗祖皆陰與通謀武人不得志者無不歸之

時帝好獨出遊走郊野欣之謀據石頭城伺帝出作亂道清蘭之欲說蕭道成因帝夜出執帝迎景素道成不從者即圖之景素每禁使緩之楊阮微聞其事遣僮人周天賜僞投景素勸今舉兵景素知之斬天賜首送臺秋七月祗祖帥數百人自建康奔京口云京師已潰亂勸令速入景素信之戊子據京口起兵士民赴之者以千數楊阮聞祗祖叛走即命纂嚴己丑遣驍騎將軍任農夫領軍將軍黃回左軍將軍蘭陵太守安民將步軍右軍將軍張保將水軍以討之辛卯又命南豫州刺史段佛榮爲都統蕭道成知黃回有異志故使安民佛榮

與之偕行回私戒其士卒道逢京口兵勿得戰道
成屯玄武湖冠軍將軍蕭贇鎮東府始安王伯融
鄱鄉侯伯猷皆建安王休仁之子也楊阮忌其年
長悉稱詔賜死景素以臥斷竹里以拒臺軍垣慶延
垣祇祖沈顥皆曰今天下八時旱熱臺軍遠來疲困引
之使至以逸待勞可一戰而克殷灞等固爭不能
得農夫等既至縱火燒市邑慶延等各相顧望莫
有鬪志景素本之威略恇擾不知所為黃回迫於
段佛榮且見京口軍弱遂不發張保泊西渚景素
左右勇士數十人自相要結進擊水軍甲午張保
敗死而諸將不相應赴復為臺軍所破臺軍旣薄

城下顥先帥衆走祇祖次之其餘諸軍相繼奔退
獨左暄與臺軍力戰於萬歲樓下而所配兵力甚
弱不能敵而散乙未拔京口黃回軍先入自以有
誓不殺諸王乃以景素驛殿中將軍張倪奴倪奴
擒景素斬之并其三子同黨垣祇祖等數十人皆
伏誅蕭道成釋黃回高道慶不問撫之如舊是日
解嚴丙申大赦 八月庚午以給事黃門侍郎阮
佃夫為南豫州刺史留鎮京師

順帝昇明元年 初蒼梧王在東宮好緣漆帳竿
去地丈餘喜怒乖節主帥不能禁太宗屢敕陳太
妃痛捶之及即帝位內畏太后太妃外憚諸大臣

未敢縱逸自加元服內外稍無以制數出遊行始
出宮猶整儀衛俄而棄車騎帥左右數人或或野
野或入市塵太妃每乘青犢車隨相檢攝既而整
騎遠走一二十里太妃不復能追儀衛亦懼禍不
敢追尋唯整部伍別在一處瞻望而已初太宗嘗
以陳太妃賜嬖人李道兒已復迎還生帝故帝每
微行自稱劉統或稱李將軍常著小袴衫管署甚
陌無不貫穿或夜宿客舍或晝卧道傍排突廝養
與之交易或遭慢辱悅而受之凡諸鄙事裁衣作
帽過目則能未嘗吹篪執管便韻及京口既平驕
恣尤甚無日不出夕去晨返晨出暮歸從者並執

鋌矛行人男女及犬馬牛驢逢無免者民間擾懼
商販皆息門戶晝閉行人殆絕鉞椎鑿鋸不離左
右小有忤意即加屠剖一日不殺則慘然不樂殿
省憂惶食息不保阮佃夫與直閣將軍申伯宗等
謀因帝出江乘射雉稱太后令喚隊仗還閉城門
遣人執帝廢之立安成王準事覺甲戌帝收佃夫
等殺之太后數訓戒帝帝不悅會端午太后賜帝
毛扇帝嫌其不華令太醫煮藥欲酖太后左右止
之曰若行此事官便應作孝子豈復得出入狡獪
帝曰汝語大有理乃止六月甲戌有告散騎常侍
杜幼文司徒左長史沈勃游擊將軍孫超之與阮

佃夫同謀者帝登帥衛士自掩三家悉誅之剗解
鬻割嬰孩不免沈勃時居喪在廬左右未至帝揮
刀獨前勃知不免手搏帝耳唾罵之曰汝罪踰桀
紂屠戮無日遂死是日大赦帝嘗直入領軍府時
盛熱蕭道成晝卧裸袒帝立道成於室內晝腹為
的自引滿將射之道成歛板曰老臣無罪左右王
天恩曰領軍腹大是佳射堦一箭便死後無復射
不如以髀箭射之帝乃更以髀箭射正中其脅投
弓大笑曰此手何如帝忌道成威名嘗自磨鋌曰
明日殺蕭道成陳太妃罵之曰蕭道成有功於國
若害之誰復為汝盡力邪帝乃止道成憂懼密與
表粲褚淵謀廢立粲曰主上幼年微過易改伊霍
之事非季世所行縱使功成亦終無全地淵默然
領軍功曹丹陽紀僧真言於道成曰今朝廷猖狂
人不自保天下之望不在表褚明公豈得坐受夷
滅存亡之機仰希熟慮道成然之或勸道成奔廣
陵起兵道成世子曠時為晉熙王長史行郢州事
欲使顯將郢州兵東下會京口道成密遣所親劉
僧副告其從兄行青冀二州刺史劉善明曰人多
見勸比固廣陵恐未為長筭今秋風行起卿若能
與垣東海微共動虜則我諸計可立亦告東海太
守垣榮祖善明曰宋氏將亡愚智共知北虜若動

反爲公患公神武高世唯當靜以待之因機奮發
功業自定不可遠去根本自貽猖蹶榮祖亦曰領
府去臺百步公走人豈不知若單騎輕行廣陵人
閉門不受公欲何之公今動足下牀恐即有扣臺
門者公事去矣紀僧真曰主上雖無道國家累世
之基猶爲安固公百口北度必不得俱縱得廣陵
城天子居深宮施號令目公爲逆何以避之此非
萬全策也道成族弟鎮軍長史順之及次子驃騎
從事中郎嶷皆以爲帝好單行道路於此立計易
以成功外州起兵鮮有克捷徒先人受禍耳道成
乃止東中郎司馬行會稽郡事李安民欲奉江夏
王躋起兵於東方道成止之越騎校尉王敬則潛
自結於道成夜著青衣扶匐道路爲道成聽察帝
之往來道成命敬則陰結帝左右楊玉夫楊萬年
陳奉伯等二十五人於殿中訶伺機便秋七月丁
亥夜帝微行至領軍府門左右曰一府皆眠何不
緣牆入帝曰我今夕欲於一處作適宜待明夕負
外郎相康等於道成門間聽聞之戊子帝乘露輦
與左右於臺岡賭跳仍往青園尼寺晚至新安寺
偷狗就曇度道人立炷之飲酒醉還仁壽殿寢楊玉
夫常得帝意至是忍憎之見輒切齒曰明日當殺
小子取肝肺是夜令玉夫伺織女度河曰見當報

我不見將殺汝時帝出入無常省內諸閣夜皆不
閉廟下畏相逢值無敢出者宿衛並逃避內外莫
相禁攝是夕王敬則出外王夫伺帝熟寢與楊萬
年取帝防身刀刎之敷蓋下奏伎陳奉伯袖其首
依常行法稱敷開承明門出以首與敬則敬則馳
詣領軍府叩門大呼蕭道成慮蒼梧王誑之不敢
開明敬則於牆上投其首道成洗視乃戎服乘馬
而出敬則相康等皆從入宮至承明門詐爲行還
敬則恐內人覘見以刀環塞空孔呼門甚急門開
而入佗夕蒼梧王每開門門者震懾不敢仰視至
是弗之疑道成入殿殿中驚怖既而聞蒼梧王死
咸稱萬歲已丑曰道成戎服出殿庭槐樹下以太
后令召袁粲褚淵劉秉入會議道成謂秉曰此使
君家事何以斷之秉未答道成須髯盡張目光如
電秉曰尚書衆事可以見付軍旅處分一委領軍
道成次譚袁粲粲亦不敢當王敬則拔白刃在牀
側跳躍曰天下事皆應關蕭公敢有開一言者血
染敬則刀仍手取白紗帽加道成首令即位曰今
日誰敢復動事須及執道成正色呵之曰卿都自
不解粲欲有言敬則叱之乃止褚淵曰非蕭公無
以了此手取事授道成道成曰相與不肯我安得
辭乃下議備法駕詣東城迎立成王於是長刀

遮察秉等各失色而去秉出於路逢從弟韞韞開
車迎問曰今日之事當歸兄邪秉曰吾等已讓領
軍矣韞拊膺曰兄肉中詎有血邪今年族矣是日
以太后令數蒼梧王罪惡曰吾密令蕭領軍潛運
明略安成王準宜臨萬國追封昱為蒼梧王儀衛
至東府門安成王令門者勿開以待表司徒粲至
王乃入居朝堂壬辰王即皇帝位時年十一改元
大赦葬蒼梧王於郊壇西 甲午蕭道成出鎮東
府丙申以道成為司空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表
粲遷中書監褚淵加開府儀同三司劉秉遷尚書
令加中領軍以晉熙王燮為揚州刺史劉秉始謂
尚書萬機本以宗室居之則天下無變既而蕭道
成兼摠軍國布置心膂與奪自專褚淵素相憑附
秉與表粲閣手仰成矣辛丑以尚書右僕射王僧
虔為僕射丙午以武陵王贊為郢州刺史蕭道成
改領南徐州刺史 八月癸亥詔表粲鎮石頭粲
性冲靜每有朝命常固辭逼切不得已乃就職至
是知蕭道成有不臣之志陰欲圖之即時順命
蕭道成固讓司空庚辰以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九月戊申封揚王夫等二十五人為侯伯
子男 初沈攸之與蕭道成於大明景和之間同
直殿省深相親善道成升為攸之子中書侍郎文

和婦攸之在荊州直閣將軍高道慶家在華容假
還過江陵與攸之爭戲架馳還建康言攸之反狀
已成請以三千人襲之執政皆以為不可道成仍
保證其不然楊運長等惡攸之密與道慶謀遣刺
客殺攸之不克會蒼梧王遇弒主簿宗儼之功曹
臧寅勸攸之因此起兵攸之以其長子元琰在建
康為司徒左長史故未發寅凝之之子也時楊運
長等已不在內蕭道成遣元琰以蒼梧王劉歆之
具示攸之攸之以道成名位素出已下一旦專制
朝權心不平謂元琰曰吾寧為王陵死不為賈充
生然亦未暇舉兵乃上表稱慶因留元琰雍州刺

事密以問攘兵攘兵無所言寄敬兒馬橙一隻敬
兒乃為之備攸之有素書十數行常韜在襌襠角
云是明帝與已約誓攸之將舉兵其妾崔氏諫曰
官年已老那不為百口計攸之指襌襠角示之且
稱太后使至賜攸之燭割之得太后手令云社稷
之事一以委公於是勒兵移檄遣使邀張敬兒及
豫州刺史劉懷珍梁州刺史梓潼范栢年司州刺
史姚道和湘州行事庾佩玉巴陵內史王文和同
舉兵敬兒懷珍文和並斬其使馳表以聞文和尋
棄州奔夏口栢年道和佩玉皆懷兩端道和後秦

高祖之孫也辛酉攸之遺輔國將軍孫同等相繼
東下攸之遺道成書以爲少帝昏狂宜與諸公密
議共白太后下令廢之奈何交結左右親行弒逆
乃至不殞流蟲在戶凡在臣下誰不愧駭又移易
朝舊布置親黨官閣管籥悉關家人吾不知子孟
孔明遺訓固如此乎足下既有賊宋之心吾寧敢
捐包胥之節邪朝廷聞之恐懼十二月丁卯道成
入守朝堂命侍中蕭嶷代鎮東府撫軍行參軍蕭
映鎮京口映嶷之弟也戊辰內外纂嚴己巳以郢
州刺史武陵王贊爲荊州刺史庚午以右衛將軍
黃回爲郢州刺史督前鋒諸軍以討攸之初道成
以世子曠爲晉熙王燮長史行郢州事修治器械
以備攸之及徵燮爲揚州以曠爲左衛將軍與燮
俱下劉懷珍言於道成曰夏口衝要宜得其人道
成與曠書曰汝旣入朝當須文武兼資與汝意合
者委以役事曠乃薦燮司馬柳世隆自代道成以
世隆爲武隆王贊長史行郢州事曠將行謂世隆
曰攸之一旦爲變焚夏口舟艦沿流而東不可制
也若得攸之留攻郢城必未能猝拔君爲其內我
爲其外破之必矣及攸之起兵曠行至尋陽未得
朝廷處分衆欲倍道趨建康曠曰尋陽地居中流
密邇畿司若留屯溢口內藩朝廷外援夏首保據

形勝控制西南今日會此天所置也或以為滄口
城小難固左中郎將周山圖曰今據中流為四方
勢援不可以小事難少之苟衆心齊壹江山皆城隍
也庚午賊奉燹鎮溢口曠悉以事委山圖山圖斷
取行旅船板以造樓櫓立水柵旬日皆辦道成聞
之喜曰曠真我子也以曠為西討都督曠啓山圖
為軍副時江州刺史邵陵王友鎮尋陽曠以為尋
陽城不足固表移友同鎮溢口留江州別駕豫章
胡諧之守尋陽湘州刺史王蘊遭母喪罷歸王巴
陵與沈攸之深相結時攸之未舉兵蘊過郢州欲
因蕭贍山弔作難據郢城曠知之不出還至東府

又欲因贍道成出弔作難道成又不出蘊乃與袁
粲劉秉密謀誅道成將帥黃回任候伯孫曇瑱王
宜興卜伯興等皆與通謀伯興與曇之子也道成
初聞攸之事起自往詣粲粲辭不見通直郎袁達
謂粲不吉示異同粲曰彼若以王幼時艱與桂陽
時不異劫我入臺我何辭以拒之一朝同止必異
得平道成乃召褚淵與之連席無事必引淵共之
時劉韞為領軍將軍入直門下省卜伯興為首閣
黃回等皆出屯新亭初褚淵為衛將軍遭母
憂去職朝廷勢迫不起袁素言重名自往譬說淵
乃從之及粲為尚書令遭母憂淵譬說懇至粲遂

不起淵由是恨之及沈攸之事起道成與淵議之
淵曰西夏豐難事必無成公當先備其內耳粲謀
既定將以告淵衆謂淵與道成素善不可告粲曰
淵與彼豈善豈容大作同異今若不告事定便應
除之乃以謀告淵淵即以告道成道成亦先聞其
謀遣軍主蘇烈薛淵太原王天生將兵助粲守石
頭薛淵固辭道成彊之淵不得已涕泣拜辭道成
曰卿近在石頭日夕去來何悲如是且又何辭淵
曰不審公能保袁公共為一家否今淵往與之同
則負公不同則立受禍何得不悲道成曰所以遣
卿正為能盡臨事之宜使我無西顧之憂耳但當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一

六十一

努力無所多言淵安都之從子也道成又以驍騎
將軍王敬則為直閣與伯興共摠禁兵粲謀矯太
后令使齎伯興帥宿衛兵攻道成於朝堂回等帥
所領為應劉秉任候伯等並赴石頭本期壬申夜
發秉惟搃不知所為晡後即束裝臨去啜羹寫胃
上手振不自禁未暗載婦女盡室犇石頭部曲數
百赫奕滿道既至見粲粲驚曰何事遽來今敗矣
秉曰得見公萬死何恨孫曇瓘聞之亦犇石頭丹
陽丞王遜等走告道成事乃大露遜僧結之子也
道成密使人告王敬則時閣已閉敬則欲開閣出
卜伯興嚴兵為備前則乃鐸所止屋壁得出至中

書省收韞韞已戒嚴列燭自照見敬則猝至驚
迎之曰兄何能夜顧敬則呵之曰小子那敢作
韞抱敬則敬則拳毆其頰仆地而殺之又殺伯
蘇烈等據倉城拒粲王蘊聞秉已走歎曰事不成
矣狼狽帥部曲數百向石頭本期開南門時暗夜
薛淵據門射之蘊謂粲已敗即散走道成遣軍主
會稽戴僧靜帥數百人向石頭助烈等自倉門得
入與之并力攻粲孫曇瓘驍勇善戰臺軍死者百
餘人王天生殊死戰故得相持自亥至壬戴僧靜
分兵攻府西門焚之粲與秉在城東門見火起以
還赴府秉與二子候陔踰城走粲下城列燭自照

謂其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廈之崩但以名
義至此耳僧靜乘暗踰城獨進最覺有異人以身
衛粲僧靜直前斫之粲謂最曰我不失忠臣汝不
失孝子遂父子俱死百姓哀之爲之謠曰可憐石
頭城寧爲表粲死不作褚淵生劉秉父子走至額
檐湖追執斬之任候伯等並乘船赴石頭既至臺
軍已集不得入乃馳還黃回嚴兵期詰旦帥所領
從御道直向臺門攻道成聞事泄不敢發道成撫
之如舊王蘊孫曇瓘皆逃竄先捕得蘊斬之其餘
粲黨皆無所問粲典籤莫嗣祖爲粲秉宣通密謀
道成召詰之曰表粲謀反何不啓聞嗣祖曰小人

無所但知報恩何敢泄其公事今表公已死義不
求生蘊壁人張承伯藏匿蘊道成並赦而用之粲
簡淡平素而無經世之才好飲酒善吟諷身居劇
任不肯當事主事每往談以決或膏詠對之閑居高
卧明無雜賓物情不接故及於敗 裴子野論曰
袁景倩民望國華受付託之重智不足以除姦權
不足以處變蕭條散落危而不扶及九鼎既輕三
才將換區區斗城之裏出萬死而不辭蓋蹈匹夫
之節而無棟梁之具矣 乙亥以尚書僕射王僧
虔為左僕射新除中書令王延之為右僕射度支
尚書張岱為吏部尚書吏部尚書王奐為丹楊尹
延之裕之孫也劉秉弟遐為吳郡太守司徒右長
史張瓌永之子也遭父喪在吳家素豪盛蕭道成
使瓌伺間取遐會遐召瓌詣府瓌帥部曲十餘人
直入齋中執遐斬之郡中莫敢動道成聞之以告
瓌瓌父領軍沖沖曰瓌以百口一擲出手得盧矣
道成即以瓌為吳郡太守道成移屯閱武堂猶以
重兵付黃回使西上而配以腹心回素與王宜興
不協恐宜興反告其謀閏月辛巳因事收宜興斬
之諸將皆言回握彊兵必反寧朔將軍栢康請獨
往刺之道成曰卿等何疑彼無能為也沈攸之遣
中丘參軍孫同等五將以三萬人為前驅司馬劉

懷兵等二將以二萬人次之。又遣中兵參軍王靈秀等四部分兵出夏口，據魯山。癸巳，攸之至夏口，自恃兵強，有驕色。以郢城弱小，不足攻。云欲問訊安西。暨泊黃金浦，遣人告柳世隆曰：「被太后令當還都，卿既相與奉國，想得此意。」世隆曰：「東下之師，久承盤詰，問郢城小鎮，自守而已。宗儼之勸，攸之攻郢城，臧寅以為郢城兵雖少而地險，攻守勢異。非旬日可拔。若不時舉，挫銳損威，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既傾根本，則郢城豈能自固？攸之從其計，欲留偏監守郢城，自將大衆東下。乙未，將發。柳世隆遣人告西渚挑戰前軍，中兵參軍焦度於城樓

上肆言區而攸之且穢辱之。攸之怒，改計攻城。令諸軍登岸，燒郭邑，築長圍，晝夜攻戰。世隆隨宜拒應，攸之不能克。道成命吳興太守沈文秀督吳錢唐軍事。文秀攸之弟新安太守，登之誅其宗族。乙未，以攸軍將軍楊運長為宣城太守。於是六宗嬖臣無仕禁省者矣。沈約論曰：「夫人君南面九重，奧絕陪奉，朝夕義隔，卿士皆闔之。任宜有司，存既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獨運，而刑政糾雜，理難遍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及覘歡愠，候慘舒，動中主情，舉無謬旨。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為權不得重，曾不

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效勢傾天下未之或悟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權倖之徒惛憚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窳國權構走同異興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勦窳貝祚夙傾實由於此矣 辛丑尚書左丞濟陽江謚廷議假蕭道成黃鉞從之 乙巳蕭道成出頓首亭謂驃騎參軍江淹曰天下紛紛君謂何如淹曰成敗在德不在衆寡公雄武有奇略一勝也寬容而仁恕二勝也賢能畢力三勝也民望所歸四勝也奉天子以伐叛逆五勝也彼志銳而器小一敗也有威流無恩二敗也士卒解體三敗也搢紳不懷四敗

也懸兵數千里而無同惡相濟五敗也雖豺狼十萬終爲我獲道成笑曰君談過矣南徐州行事劉善明言於道成曰攸之收衆聚騎造舟以械苞藏禍心於今十年性既險躁才非持重而起逆累旬連回不進一則暗於兵機二則人情離心三則有擊肘之患四則天奪其魄本慮其剽勇輕速掩襲未備決於一戰今六師齊奮諸侯同舉此籠中之鳥耳蕭曠問攸之於周山圖山圖曰攸之相與鄰鄉以共征伐頗悉其爲人性度險刻士心不附今屯兵壑城之下適以爲離散之漸耳 二年春正月己酉朔百官戎服入朝沈攸之盡跋

攻郢城柳世隆乘隙屢破之蕭曠遣軍主相敬帥
八軍據西塞爲世隆聲援收之獲郢府法曹南鄉
范雲使送書入城則武陵王贊憤一控柳世隆魚
三十尾皆去其首城中欲殺之雲曰老母弱弟縣
命沈氏若違其命必及親今日就戮甘心如薺
乃赦之收之遣其弟皇甫仲賢向武昌中兵參軍
公孫方平向西陽心昌太守臧渙降於收之西陽
太守王毓奔湓城心平據西陽豫州刺史劉懷珍
遣建寧太守張謨守將萬人擊之辛酉方平敗走
辛酉將軍黃回等心平至西陽沂流而進收之素矢
人情但劫以威力心初發江陵已有逃者及攻郢城
三十餘日不拔逃去日稍多收之日夕乘馬歷營撫
慰而去者不息收之入大怒召諸軍主曰我被太后
令建義下都大事世克白紗帽共著耳如其不振
朝廷自誅我百口心關餘人比軍人叛散皆卿等
不以爲意我亦不耻恥問叛身自今軍中有叛者軍
主任其罪於是人人叛遣人追之亦去不返莫敢
發覺咸有異計劉攽兵射書入城請降柳世隆開
門納之丁卯夜攘兵燒營而去軍中見火起爭棄
甲走將帥不能禁收之聞之怒銜須咀之收攘兵
兄子天賜女婿張平虜斬之向日收之帥衆過江
至廬山軍遂大散諸將皆走臧寅曰幸其威而棄

其敗吾不忍爲也乃投水死攸之猶有數十騎自
隨宣令軍中曰荊州城中大有錢可相與還取以
爲資糧郢城未有追軍而散軍畏蠻虜更相聚結
可二萬人隨攸之還江陵張敬兒旣斬攸之使者
即勒兵偵攸之下遂襲江陵攸之使子元琰與某
長史江又別駕傅宣共守江陵城敬兒至沙橋觀
望未進城中夜聞鶴唳謂爲軍來又宣開門出走
吏民崩潰元琰奔龍洲爲人所殺敬兒至江陵誅
攸之二子四孫攸之將至江陵百餘里聞城已爲
敬兒所據士卒隨之者皆散攸之無所歸與其子
天和走至華容界官縊于櫟林己巳村民斬首送

江陵敬兒擊之以垣覆以青織徇諸市郭乃送建
康敬兒誅攸之親屬無收其財物數十萬皆以入私
初倉曹參軍金城張榮爲府錄事所辱攸之爲榮
報殺錄事及敬兒以至榮爲留府司馬或說之使
請敬兒降榮曰受汝以公厚恩共如此大事一朝緩
急便易本心吾不能也城潰軍士執以見敬兒敬
兒曰邊公何不早下榮曰沈公見留守城不忍變
去本不祈生何須死兄問敬兒曰死何難得命斬之
榮懼笑而去榮客太山程邕之抱榮曰與邊公周
遊不忍見邊公死兄先見殺兵人不得行戮以白
敬兒敬兒曰求死世易何爲不許先殺兄然後

及策軍人莫不垂泣孫同宗儼之等皆伏誅丙子
解嚴以待中柳世隆為尚書右僕射蕭道成還鎮
東府丁丑以左衛將軍蕭曠為江州刺史又侍中蕭
嶷為中領軍二月庚辰以尚書左僕射王僧虔為
尚書令右僕射王延之為左僕射癸未加世隆道成
太尉都督南徐等十六州諸軍事以衛將軍褚淵
為中書監司空道成表送黃鉞 夏四月蕭道成
以黃回終為禍亂回有部曲數千人欲遣立以恐為
亂辛卯召回入東府至停外齋使相康將數十人
數回罪而殺之 秋八月乙未以蕭曠為領軍將
軍蕭嶷為江州刺史 九月蕭道成欲引河賢參

贊大業夜召驃騎長史謝朏屏人與語久之朏無
言唯二小兒捉燭道成慮朏難之仍取燭遣見朏
又無言道成乃呼左右朏莊之子也太尉右長史
王儉知其指它日請問言於道成曰功高不賞古
今非一以公今日位地欲終北面可乎道成正色
裁之而神采內和儉因曰儉蒙公殊眄所以吐所
難吐何賜拒之深宋氏失德非公豈復寧濟但人
情澆薄不能持以公若小復推遷則人望去矣言
唯大業永淪七尺亦不可得保道成曰卿言不無
理儉曰公今名位故是經常宰相宜禮結羣后微
示愛革當先入之禍公知之公曰請銜命道成曰我當

自往經少日道成自造褚淵款言移畧乃謂曰我
夢應得官淵曰今授始爾恐一二年間未容便移
且言夢未必應在旦夕道成還以言儉儉曰褚是
未達理耳儉乃唱議加道成大傅假黃鉞生序中書
舍人虞整作詔道成所親任還曰此大事庶必報褚
公道成曰褚公不從奈何還曰彥迴惜身保妻子
非有竒才異節還能制之淵果無違異丙午詔進
道成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傅領揚州牧
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使持節太尉驃騎
大將軍錄尚書南徐州刺史如故道成固辭殊禮
戊申大傅道成以蕭映為南兗州刺史冬十月

丁丑以蕭晃為豫州刺史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一

七十六

亦竟

齊高帝建元元年春正月甲辰以江州刺史蕭崇
為都督荆湘等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上傅道
成以謝朓有重名必欲引參佐命以為左長史嘗
置酒與論魏晉故事因曰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
衝哭方之馮異非知機也朓曰晉文世事魏室必
將身然北面借使魏依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
道成不悅甲寅以朓為侍中更以王儉為左長史
丙辰以給事黃門侍郎蕭長懋為雍州刺史
二月甲午詔申前命命大傅贊拜不名三月甲
辰以太傅為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為齊公加光錫

具驃騎大將軍揚州牧南徐州刺史如故乙巳詔齊國官爵禮儀並倣天朝丙午以世子曠領南豫州刺史揚運長去宣城郡還家齊公遣人殺之凌源令潘智與運長厚善臨川王綽義慶之孫也綽遣腹心陳讚說智曰君先帝舊人身足宗室近屬如此形勢豈得久全若招台內外計多有從者臺城內人常有此心正苦無人建意耳智即以告齊公庾戍誅綽兄弟及其黨與甲寅齊公受策命赦其境內以石頭為世子宫一如東宮褚淵引何曾自魏司徒為晉丞相故事求為齊官齊公不許以王儉為齊尚書右僕射領吏部儉時年二十

八月四月壬申朔進齊公爵為王增封十郡甲戌武陵王贊卒非疾也丙戌加齊王殊禮進世子為太子辛卯宋順帝下詔禪位于齊壬辰帝當臨軒不肯出逃于佛蓋之下王敬則勒兵殿庭以板輿入迎帝太后懼自帥閹人索得之敬則啓壁令出引令升車帝收淚謂敬則曰欲見殺乎敬則曰出居別宮且官先取司馬家亦如此帝泣叩彈指曰願後身出世勿復生天王家宮中皆哭帝拍敬則手曰必無過慮當餉輔國十萬錢是日百僚陪位侍中謝朓在直當解璽綬陽為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綬授齊王朓曰齊自應有待中乃引

執事傳詔懼使腦稱疾欲取兼人腦曰我無疾何
所道遂朝服步出東掖門仍登車還宅乃以王儉
為侍中解璽綬禮畢帝乘畫輪車出東掖門就東
階問今日何不奏鼓吹左右莫有應者右光祿大
夫王琨華之從父弟也在晉世已為郎中至是攀
車擗尾慟哭曰人以壽為歡老臣以壽為戚既不
能先驅螻蟻乃復頻見此事嗚咽不自覺百官兩
泣司空兼太保褚淵等奉璽綬帥百官詣齊宮勸
進王辭讓未受淵從弟前成安太守炤謂淵子賁
曰司空今日何在賁曰奉璽綬在齊大司馬門炤
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甲

午王即皇帝位于南郊還宮大赦改元奉宋順帝
為汝陰王優崇之禮皆倣宋初築宮丹雘置兵守
衛之宋神主遷汝陰廟諸王皆降為公曰非宣力
齊室餘皆除國獨置南康華容荊鄉二國以奉劉
穆之王弘何無忌之後除國者凡百二十人二臺
官僚依任攝職名號不同貪限盈長者別更詳議
以褚淵為司徒賓客賀者滿座褚炤歎曰彥回少
立各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
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為一名士一邪名德
不昌乃復有期頤之壽淵固辭不拜奉朝請河東
裴顛上表數帝過惡掛冠徑去帝怒殺之太子曠

請殺謝朓帝曰殺之遂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耳
父之因事廢于家帝問爲政於前撫軍行參軍沛
國劉瓛對曰政在孝經兄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
得者皆是也陛下若戒前車之失加之以寬厚雖
危可安若循其覆轍雖安必危矣帝歎曰儒者之
言可寶萬世 夏五月己未或走馬過汝陰王之
門衛士恐有爲亂者奔入殺王而以疾聞上不罪
而賞之辛酉殺宋宗室陰安公燮等無少長皆死
前豫州刺史劉澄之遵考之子也與褚淵善淵爲
之固請曰澄之兄弟不武且於劉宗又踈故遵考
之族獨得免 丙寅追尊皇考曰宣皇帝皇妣陳氏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

十九

徐嵩

曰孝皇后 丁卯封皇子鈞爲衡陽王 六月甲子立
主太子曠爲皇太子皇子疑爲豫章王映爲臨
川王晃爲長沙王暉爲武陵王暠爲安成王鏘爲
鄱陽王鏐爲桂陽王鑑爲廣陵王皇孫長懋爲南
郡王 乙酉葬宋順帝于遂寧陵

魏遷洛陽

齊武帝永明十一年魏主以平城地寒六月雨雪
風沙常起將遷都洛陽恐羣臣不從乃議大舉伐
齊欲以脅衆齋於明堂右个使太常卿王謏筮之
遇革帝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吉孰大焉
羣臣莫敢言尚書任城王澄曰陛下弈葉重光帝

有中土令出師以征未服而得湯武革命之象未
爲全吉也帝厲聲曰繇云大人虎變何言不吉澄
曰陛下龍興已久何得今乃虎變帝作色曰社稷
我之社稷任城欲沮衆邪澄曰社稷雖爲陛下之
有臣爲社稷之臣安可知危而不言帝久之乃解
曰各言其志夫亦何傷既還宮召澄入見逆謂之
曰嚮者革卦今當更與卿論之明堂之忿恐人人
競言沮我大計故以聲色怖文武耳想識朕意因
屏人謂澄曰今日之舉誠爲不易但國家興自朔
土徙居平城此乃用武之地非可文治今將移風
易俗其道誠難朕欲因此遷宅中原卿以爲何如
澄曰陛下欲卜宅中土以經略四海此周漢之所
以興隆也帝曰北人習常變故必將驚擾柰何澄
曰非常之事故非常人之所及陛下斷自聖心彼
亦何所能爲帝曰任城吾之子房也六月丙戌命
作河橋欲以濟師祕書監盧淵上表以爲前世承
平之主未嘗親御六軍決勝行陳之間豈非勝之
不足爲武不勝有虧威重乎昔魏武以弊卒一萬
破袁紹謝玄以步兵三千摧苻秦勝負之變決於
須臾不在衆寡也詔報曰承平之主所以不恤戎
事者或以同軌無敵或以懦劣偷安今謂之同軌
則未然比之懦劣則可恥必若王者不當親戎則

先王制革輅何所施也魏武之勝蓋由仗順符氏之敗亦由失政豈寡必能勝衆弱必能制彊邪丁未魏主講武命尚書李沖典武選 秋九月戊辰魏主濟河庚午至洛陽 魏主自發平城至洛陽霖雨不止丙子詔諸軍前發丁丑帝戎服執鞭乘馬而出羣臣稽顙於馬前帝曰廟筭已定大軍將進諸公更欲何云尚書李沖等曰今者之舉天下所不願唯陛下欲之臣不知陛下獨行竟何之也臣等有其意而無其辭敢以死請帝大怒曰吾方經營天下期於混壹而卿等儒生屢疑大計斧鉞有常卿勿復言策馬將出於是安定王休等並慙勤泣諫帝乃諭羣臣曰今者興發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朕世居幽朔欲南遷中土苟不南伐當遷都於此王公以爲何如欲遷者左不欲者右安定王休等相帥如右南安王植進曰成大功者不謀於衆今陛下苟輟南伐之謀遷都洛邑此臣等之願蒼生之幸也羣臣皆呼萬歲時舊人雖不願內徙而憚於南伐無敢言者遂定遷都之計李沖言於上曰陛下將定鼎洛邑宗廟宮室非可馬上行遊以待之願陛下暫還代都俟羣臣經營畢功然後備文物鳴和鸞而臨之帝曰朕將巡省州郡至鄴小停春首即還未定且歸北乃遣任城王澄還

平城諭留司百官以遷都之事曰今日真所謂華也王其勉之帝以羣臣意多異同謂衛尉卿鎮南將軍于烈曰卿意如何烈曰陛下聖略淵遠非愚淺所測若隱心而言樂遷之與戀舊適中半耳帝曰卿既不唱異即是肯同深感不言之益使還鎮平城曰留臺庶政一以相委冬十月戊寅朔魏主如金墉城徵穆亮使與尚書李冲將作大匠董爾經營洛都已卯如河南城乙酉如豫州癸巳舍于石濟乙未魏解嚴設壇於滑臺城東告行廟以遷都之意大赦起滑臺宮任城王澄至平城衆始聞遷都莫不驚駭澄援引古今徐以曉之衆乃開

四百廿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一

八十二

魏

伏澄還報於滑臺魏主喜曰非任城朕事不成

乙巳魏主遣安定王休帥從官迎家於平城魏主築宮於鄴西冬十一月癸亥徙居之

明帝建武元年春正月乙亥魏主如洛陽西宮中書侍郎韓顯宗上書陳四事其一以爲竊聞輿駕今夏不巡三齊當幸中山往冬輿駕停鄴當農隙之時猶比屋供奉不勝勞費况今蠶麥方急將何以堪命且六軍涉暑恐生癘疫臣願早還北京以省諸州供張之苦成洛都營繕之役其二以爲洛陽宮殿故基皆魏明帝所造前世已譏其奢今茲營繕宜加裁損又頃來此都富室競以第舍相尚

宜因遷徙爲之制度以及端廣衢路通利溝渠其三
以爲陛下之還洛阻勿輕將從騎王者於閭闔之內
猶施警蹕况涉履山河而不加三思乎甘以爲
陛下耳聽漉音昌言詰墳典口對百辟心慮萬機景
具而食夜分而寢加以孝思之至隨時而深文章
之業日成篇卷雖敵明所用未足爲煩然非所以
嗇神養性保無疆之祚也伏願陛下垂拱可契而
天下治矣帝頗納之顯宗麒麟之子也顯宗又上
言以爲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
朝廷但檢其門望不復彈坐如此則可令別貢門
望以叙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門望者乃其

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益於時者賢才而已
苟有其才雖屠釣奴虜聖王不恥以爲臣苟非其
才雖三后之胤墜於阜隸矣議者或云今世等無
奇才不若取士於門此亦失矣豈可以世無周邵
遂廢宰相邪但當校其寸長銖重者先叙之則賢
才無遺矣又刑罰之要在於明當不在於重苟不
失有罪雖捶撻之薄人莫敢犯若容可僥幸雖參
夷之嚴不足懲禁今內外之官欲邀當時之名爭
以深酷爲無私迭相敦厲遂成風俗陛下居九重
之內視人如赤子百司分萬務之任過下如仇讎
是則堯舜止一人而桀紂以千百和氣不至蓋由

於此請宜敕示百僚以惠元元之命又昔唐居洛邑猶存宗周漢遷東都京兆置丑案春秋之義有宗廟曰都無曰邑况代京宗廟山陵所託王業所基其為神鄉福地實亦遠矣今便同之郡國臣竊不安謂宜建畿置尹一如故事崇本重祿示萬葉又古者四民異居欲其業專志定也六祖道武皇帝創基撥亂日不暇給然猶分別士志不令雜居工伎屠沽各有攸處但不設科禁久而混殺今聞洛邑居民之制專以官位相從不分於公類夫官位無常朝榮夕悴則是衣冠阜隸不日同處矣借使一里之內或調習歌舞或講肄詩書必羣兒隨

其所之則必不棄歌舞而從詩書矣然則之家習士人風禮百年難成士人之子以態一朝而就是以仲尼稱里仁之美孟之訓此乃風俗之原不可不察朝廷每其一婚一宦以為升降何其密也至於則清濁連甍何其略也今因遷徙之初比分別工伎在於一言有何可疑而闕盛昔有淮北之地自比中華僑置郡縣自仍而不改名實交錯文書難辨宜依地皆釐革小者并合大者分置又中州郡既少併省今民口既多亦可復舊又君人者以天下

爲家不可有所私倉庫之儲以供軍國之用自非
有功德者不當加賜在朝諸貴受祿不輕比來頒
賚動以千計若分以賜鰥寡孤獨之民所濟實多
今直以與親近之臣殆非同急不繼富之謂也帝
覽奏甚善之 二月壬寅魏主北巡癸卯濟河三
月壬申至平城使羣臣更論遷都利害各言其志
燕州刺史穆羆曰今四方未定未宜遷都且征伐
無馬將何以克帝曰廐牧在代何患無馬今代在
恒山之北九州之外非帝王之都也尚書于果曰
臣非以代地爲勝伊洛之美也但自先帝以來久
居於此百姓安之一旦南遷衆情不樂平隄以公不

曰遷都大事當訊之上筮帝曰昔周邵聖賢乃能
卜宅今無其人卜之何益且卜以決疑不疑何卜
黃帝卜而龜焦天老曰吉黃帝從之然則巫人之
知未必然審於龜矣王者以四海爲家或南或北何
常之有朕之遠祖世居北荒平文皇帝始都東木
根山昭成皇帝更營盛樂道武皇帝遷于平城朕
幸屬勝殘之運何爲獨不得遷平羣臣不敢復言
罷壽之孫果烈之弟也癸酉魏主臨朝堂部分遷
留 冬十月戊申魏王親告太廟使高陽王雍于
烈奉遷神主于洛陽辛亥發平城 十一月魏主
至洛陽欲澄清流品以尚書崔亮兼吏部郎 十

二月魏主欲變易舊風壬寅詔禁士民胡服國人
多不悅通直散騎常侍劉芳纘之族弟也與給事
黃門侍郎太原郭祚皆以文學爲帝所親禮多引
與講論及密議政事大臣貴戚皆以爲踈已怏怏
有不平之色帝使給事黃門侍郎陸凱私諭之曰至
尊但欲廣知古事詢訪前世灋式耳終不親彼而相
疏也衆意乃稍解戊申詔代民遷洛者復租賦三年
二年夏五月魏主欲變北俗引見羣臣謂曰卿等
欲朕逐追商周爲欲不及漢晉邪咸陽王禧對曰
羣臣願陛下度越前三耳帝曰然則當變風易俗
當因循守故邪對曰願聖政日新帝曰爲止於一

身爲欲傳之子孫邪對曰願傳之百世帝曰然則
必當改作卿等不得違也對曰上令下從其誰敢
違帝曰夫名不正言不順則禮樂不可興今欲斷
諸北語一從正音其年三十已上習性已久不容
可猝革三十已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
若有故爲當加降黜各宜深戒王公卿士以爲然
不對曰實如聖旨帝曰朕嘗與李冲論此冲曰四
方之語竟知誰是帝者言之即爲正矣冲之此言
其罪當死因顧冲曰卿負社稷當令御史牽下冲
免冠頓首謝又責留守之官曰昨望見婦女猶服
夾領小袖卿等何爲不遵前詔皆謝罪帝曰朕言

非是卿等當庭爭如何入則順旨退則不從乎六月己亥下詔不得爲北俗之語於朝廷違者免所居官 戊午魏改用長尺大斗其法依漢士爲之 秋八月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於洛陽 九月 庚午魏六官文武悉還于洛陽 冬十二月甲子 魏王引見羣臣於光極堂頒賜冠服

三年春正月魏王下詔以爲北人謂土爲拓后爲跋魏之先出於黃帝以土德王故爲拓跋氏夫土者黃中之色黃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諸功臣舊族自代來者姓或重複皆改之 秋七月魏太子恂不好學體素肥大苦河南地熱常思北歸魏主

四十六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

八十七

賜之衣冠恂常私著胡服八月戊戌恂密謀召牧馬輕騎犇平城尚書陸琇啓帝帝引見恂數其罪杖之百餘下囚於城西廢爲庶人 初魏主南遷洛陽所親任者多中州儒士宗室及代人往往不樂穆泰與陸叡謀作亂帝召任城王澄於凝閑堂謂之曰穆泰謀爲不軌扇誘宗室朕或必然今遷都南爾北人戀舊南北紛擾朕洛陽不立也此國家大事非卿不能辦卿雖疾彊爲我北行審觀其勢儻其微弱直往擒之若已彊盛可承制發并肆兵擊之對曰泰等愚惑正由戀舊爲此計耳非有深謀遠慮臣難爲法是以制之願陛下勿慮雖有

大馬之疾何敢辭也帝笑曰任城肯行朕復何憂
遂授澄節銅虎竹使符御仗左右仍行恒州事行
至鴈門鴈門太守夜告云秦已引兵西就陽平澄
遽令進發右丞孟斌曰事未可量宜依敕召并肆
兵然後徐進澄曰秦既謀亂應據堅城而更迎陽
平度其所爲當似勢弱秦既不相拒無故發兵非
宜也但速往鎮之民心自定遂倍道兼行先遣治
書侍御史李煥單騎入代出其不意曉諭秦黨示
以禍福皆莫爲之用秦計無所出帥麾下數百人
攻煥不克走出城西追擒之澄亦尋至窮治黨與
收陸叡等百餘人皆繫獄民間帖然澄具狀表聞

帝喜召公卿以表示之曰任城可謂社稷臣也觀
其獄辭正復臯陶何以過之顧謂咸陽王禧等曰
汝曹當此不能辦也

四年春二月癸酉魏主至平城引見穆泰陸叡之
黨問之無一人稱枉者時人皆服任城王澄之明
穆泰及其親黨皆伏誅賜陸叡死於獄宥其妻子
徙遼西爲民初魏主遷都變易舊俗并州刺史新
興公不肖所不樂帝以其宗室耆舊亦不之逼但
誘示大理令其不生同異而已及朝臣皆變衣冠
朱衣滿坐而不獨胡服於其間晚乃稍加冠帶而
不能修飾容儀帝亦不彊也太子恂自平城將遷

洛陽元隆與穆等密謀留恂因舉兵斷關據
陘北不在并州隆等以其謀告之不外慮不成口
雖折難心頗然之及事覺不從帝至平城帝每推
問泰等常令丕坐觀有司奏元業元隆元超罪當
族不應從坐帝以丕常受詔許以不死聽免死為
民留其後妻二子與居于太原殺隆超同產乙升
餘子徙躬煌初丕獻與僕射李冲領軍于烈俱受
不死之詔獻既誅帝賜冲烈詔曰獻反逆之志自
負幽冥違誓在彼不關朕也反逆既異餘犯雖欲
矜愍如何可得然猶不忘前言聽自死別府免其
孥戮元丕二子一弟首為賊端連坐應死特恕為
皆上表謝

民朕本期始終而彼自棄絕違心乖念一何可悲
故此別示想無致怪謀反之外皎如白日耳冲烈
臣光曰夫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人君所以馭臣之
大柄也是故先王之制雖有親故賢能功貴勤賓
苟右其罪不直赦也必議於槐棘之下可赦則赦
可宥則宥可刑則刑可殺則殺輕重視情寬猛隨
時於君得以施恩而不失其威臣得以免罪而不
敢自恃及魏則不然動貴之臣往往豫許之以不
死彼驕而觸罪又從而殺之是以不信之令
之使陷於死地也刑政之失無此為大焉

蕭鸞篡弒

齊高帝建元二年春三月丁酉朔以侍中西昌侯蕭鸞爲郢州刺史鸞帝兄始安貞王道生之子也早孤爲帝所養恩過請字

四年夏六月甲申朔立南郡王長懋爲皇太子武帝永明十一年春正月丙子文惠太子長懋卒太子素惡西昌侯鸞嘗謂竟陵王子良曰我意中殊不喜此人不解其故當由其福薄故也子良爲之救解及鸞得政太子子孫無遺焉夏四月甲午立南郡王昭業爲皇太孫東宮文武悉改爲太孫官屬以太子妃琅邪王氏爲皇太孫太妃南郡

卷九十九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一

九十

王妃何氏爲皇太孫妃妃戢之女也秋七月戊

午上不豫詔竟陵王子良甲仗入延昌殿侍醫藥子良以蕭衍范雲等皆爲帳內軍主子良日夜在內太孫間日參承戊寅上疾亟髮絕太孫未入內外惶懼百僚皆已變服中書郎王融欲矯詔立子良詔草已立蕭衍謂范雲曰道路籍籍皆云將有非常之舉王元長非濟世才視其敗也雲曰憂國穴者唯有王中書耳衍曰憂國欲爲周召欲爲豎刁邪雲不敢答及太孫來王融戎服絳衫於中書省閤口斷東宮仗不得進頃之上復蘇問太孫所在因召東宮器甲皆入以朝事委尚書六僕射西

昌侯鸞俄而上殂融處分以子良兵禁諸門鸞聞之急馳至雲龍門不得進鸞曰有敕召我排之而入奉太孫登殿命左右扶出子良指麾部署音響如鍾殿中無不從命融知不遂釋服還省歎曰公誤我由是鬱林王深怨之遺詔曰太孫進德日茂社稷有寄子良善相輔思弘治道內外衆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懷共下意鬱林王之未立也衆皆疑立子良口語喧騰武陵王暉於衆中大言曰若立長則應在我立嫡則應在太孫由是帝深憑賴之 初西昌侯鸞爲太祖所愛鸞性儉素車服儀從同於素士所居官名爲嚴能故世祖亦重之世

祖遺詔使竟陵王子良輔政鸞知尚書事子良素仁厚不樂世務乃更推鸞故遺詔云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懷子良之志也帝少養於子良妃袁氏慈愛甚著及王融有謀遂深忌子良大行出太極殿子良居中書省帝使虎賁中郎將潘敞領二百人仗屯太極西階以防之既成服諸王皆出子良乞停至山陵不許壬午稱遺詔以武陵王暉爲衛將軍與征南大將軍陳顯達並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西昌侯鸞爲尚書令太孫詹事沈文季爲護軍癸未以竟陵王子良爲太傅 鬱林王性辯慧美容止善應對哀樂過人世祖由是愛之而矯

情節詐陰懷鄙患與左右羣小共衣食同卧起始
爲南郡王從竟陵王子良在西州文惠太子每禁
其起居節其用度王密就富人求錢無敢不與別
作鑰鉤夜開西州後閣與左右至諸管署中淫宴
師史仁祖侍書胡天翼相謂曰若言之二宮則其
事未易若於營署爲異人所毆及犬物所傷豈直
罪止一身亦當盡室及禍年各七十餘生寧足吝
邪數日間二人相繼自殺二宮不知也所愛左右
皆逆加官爵䟽於黃紙使惠表成帶之許南面之日
依此施行侍太子疾及居喪憂容號毀見者嗚咽
裁還私室即歡笑酣飲常令女巫楊氏禱祀速求

天位及太子卒謂由楊氏之力倍加敬信既爲太
孫世祖有疾又令楊氏禱祀時何妃猶在西州世
祖疾稍危太孫與何妃書紙中央作一大喜字而
作三十六小喜字繞之侍世祖疾言發淚下世祖
以爲必能負荷大業謂曰五年中一委宰相汝勿
措意五年外勿復委人若自作無成無所多恨臨
終執其手曰若憶翁當好作遂殂大斂始畢悉呼
世祖諸伎備奏衆樂即位十餘日即收王融下廷
尉使中丞孔稚珪奏融險躁輕狡招納不逞誹謗
朝政融求援於竟陵王子良子良憂懼不敢救遂
於獄賜死

明帝建武元年春正月西昌侯鸞將謀廢立引前鎮西諮議參軍蕭衍與同謀荊州刺史隨王子隆悻溫和有文才鸞欲徵之恐其不從衍曰隨王雖有美名其實庸劣既無智謀之士爪牙唯以司馬垣歷生武陵太守卞白龍耳二人唯利是從若啗以顯職無有不來隨王止須折簡耳鸞從之徵歷主爲太子左衛率白龍爲游擊將軍二人並至續召子隆爲侍中撫軍將軍豫州刺史崔慧景高武舊將鸞疑之以蕭衍爲寧朔將軍戍壽陽慧景懼白服出迎衍撫安之 帝寵幸中書舍人蔡母珍之朱隆之直閣將軍曹道剛周奉叔宦者徐龍駒等珍之所論薦事無不允內外要職皆先論價旬月之間家累千金擅取官物及役作不俟詔旨有司至相語云寧拒至尊敕不可違舍人命帝以龍駒爲後閣舍人常居含章殿著黃綸帽被貂裘南面向案代帝書敕左右侍直與帝不異帝自山陵之後即與左右微服遊走市里好於世宗宗安陵隧中擲塗賭跳作諸鄙戲極意賞賜左右動至百數十萬每見錢曰我昔思汝一枚不得今日得用汝末世祖聚錢上庫五億萬齋庫亦出三億萬金銀布帛不可勝計鬱林王即位未朞歲所用垂盡入主衣庫令何后及寵姬以諸寶器相投擊破碎

之用爲笑樂蒸於世祖幸姬霍氏更其姓曰徐朝
事大小皆決於西昌侯鸞鸞數諫爭帝多不從心
忌鸞欲除之以尚書右僕射鄱陽王鏘爲世祖所
厚私謂鏘曰公聞鸞於漻身如何鏘素和謹對曰
臣鸞於宗戚最長且受寄先帝臣等皆年少朝廷
所賴唯鸞一人願陛下無以爲慮帝退謂徐龍駒
曰我欲與公共計取鸞公旣不同我不能獨辦且
復小聽衛尉蕭譔世祖之族子也自世祖在郢州
譔已爲腹心及即位常與宿衛機密之事無不預
聞征南諮議蕭坦之譔之族人也嘗爲東宮直閣
爲世宗所知帝以二人祖父舊人甚親信之譔每
請急出宿帝通夕不寐譔還乃安坦之得入後
宮帝褻狎宴遊坦之皆在側帝醉後常裸袒坦之
輒扶持諫諭西昌侯鸞欲有所諫帝在後宮不出
唯遣譔坦之徑進乃得聞達何后亦淫汰私於帝
左右楊珉與同寢處如伉儷又與帝相愛狎故帝
恣之迎后親戚入宮以耀靈殿處之齋閣通夜洞
開外內淆雜無復分別西昌侯鸞遣坦之入奏誅
珉何后流涕覆面曰楊郎好年少無罪何可枉殺
坦之附耳語帝曰外間並云楊珉與皇后有情事
彰遐邇不可不誅帝不得已許之俄赦原之已行
刑矣鸞又啓誅徐龍駒帝亦不能違而心忌鸞益

甚蕭謀蕭坦之見帝狂縱日甚無復悔改恐禍及已乃更回意附鸞勸其廢立陰為鸞贊目帝不之覺也周奉叔恃勇挾勢陵轢公卿常翼單刀二十口自隨出入禁闥門衛不敢訶每語人曰周郎刀不識君鸞忌之使蕭謀蕭坦之說帝出奉叔為外援已已以奉叔為青州刺史曹道剛為中軍司馬奉叔就帝求千戶侯許之鸞以為不可封曲江縣男食三百戶奉叔大怒於眾中攘刀厲色鸞說諭之乃受奉叔辭畢將之鎮部伍已出鸞與蕭謀稱敕召奉叔於省中毆殺之啓云奉叔慢朝廷帝不獲已可其奏溧陽令錢塘杜文謙嘗為南郡王侍讀前此說綦母珍之曰天下事可知灰盡粉滅匪朝伊夕不早為計吾徒無類矣珍之曰計將安出文謙曰先帝舊人多見擯斥今召而使之誰不慷慨近聞王洪範與宿衛將萬靈會等共語皆攘袂搥牀君其密報周奉叔使萬靈會等殺蕭謀則宮內之兵皆我用也即勒兵入尚書斬蕭令兩都伯力耳今舉大事亦死不舉事亦死二死等耳死社稷可乎若遲疑不斷復少日錄君稱敕賜死父母為殉在眼中矣珍之不能用及鸞殺奉叔并收珍之文謙殺之 秋七月西昌侯鸞既誅徐龍駒周奉叔而尼媪外入者頗傳異語中書令何胤以后

之從叔爲帝所親使直殿省帝與胤謀誅鸞令胤受事胤不敢當依違諫說帝意復止乃謀出鸞於西州中敕用事不復關咨於鸞是時蕭湛蕭坦之握兵權左僕射王晏摠尚書事湛密召諸王典籤約語之不許諸王外接人物湛親要日久衆皆憚而從之鸞以其謀告王晏晏聞之響應又告丹楊尹徐孝嗣孝嗣亦從之驃騎錄事南陽樂豫謂孝嗣曰外傳籍籍似有伊周之事君蒙武帝殊常之恩荷託附之重恐不得同人此舉人笑褚公至今齒冷孝嗣心然之而不能從帝謂蕭坦之曰人言鎮軍與王晏蕭湛欲共廢我似非虛傳卿所聞云

何坦之曰天下寧當有此誰樂無事廢天子邪朝貴不容造此論當是諸尼姥言耳豈可信邪官若無事除此三人誰敢自保直閤將軍曹道剛疑外間有異密有處分謀未能發時始興內史蕭季敞南陽太守蕭穎基皆內遷湛欲待二人至藉其勢力以舉事鸞慮事變以告坦之坦之馳謂湛曰廢天子古來大事比聞曹道剛朱隆之等轉已猜疑衛尉明日若不就事無所復及弟有百歲母豈能坐聽禍敗正應作餘計耳湛惶遽從之壬辰鸞使蕭湛先入言遇曹道剛及中書舍人朱隆之皆殺之直後徐僧亮盛怒大言於衆曰吾等荷恩今日

應死報又殺之鸞引兵自尚書入雲龍門戎服加
朱衣於上比入門三失履王晏徐孝嗣蕭坦之陳
顯達王廣之沈文季皆隨其後帝在壽昌殿聞外
有變猶密為手敕呼蕭諶又使閉內殿諸房閣儀
而諶引兵入壽昌閣帝走趨徐姬房拔劍自刺不
入以帛纏頭以與接出延德殿諶初入殿宿衛將士
皆操弓指必拒戰諶謂之曰所取自有入卿等不
須動宿衛主
奮帝竟無
宅葬以王
作太后令公
徐姬及諸嬖倖皆伏誅鸞既弑帝欲
徐孝嗣於袖中出而進之鸞大悅癸巳

四百六十四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一

九十二

劉勰

以太后令治廢帝為鬱林王又廢何后為王妃迎
立新安王昭文丁酉新安王即皇帝位時年十五
以西昌侯暉為驃騎大將軍錄尚書事揚州刺史
宣城郡公上舍改元延興八月以始安王遙光
為南郡太子不之官遙光鸞之兄子也鸞有異志
遙光贊成之凡大誅賞無不預謀戊申以中書郎
蕭遙成為兗州刺史遙欣遙光之弟也鸞欲擢置
親黨故用之鬱林王之廢也鄱陽王鏘初不知
鏘及宣城鸞勢益重中外皆知其蓄不臣之志
鏘每請鸞鸞常屣履至車後迎之語及家國言淚
俱發鏘以此信之宮臺之內皆屬意於鏘勸鏘入

宮發兵輔以制局監謝粲說鏘及隨王子隆曰二
王但乘油篋車入宮出天子置朝堂夾輔號令粲
等閉城門上仗誰敢不同東城人正共縛送蕭令
耳子隆欲定計鏘以上臺兵力既悉度東府且慮
事不捷意甚猶豫馬隊主劉巨世祖時舊人詣鏘
請問叩頭益勸鏘立事鏘命駕將入復還內與母陸
太妃別日首甘不成行典蕤知其謀告之九月癸酉
遣兵二千人圍鏘第殺鏘遂殺子隆及謝粲等
於時太祖以子隆最壯大有才能故鸞尤忌之
江州刺史百安王子懋聞鄱陽隨王死欲起兵譖
防閤吳郡社陸超之曰事成則宗廟獲安不成猶為
義鬼防閤丹陽董僧慧曰此州雖小宋孝武嘗用
之若舉兵四闕以請鬱林之罪誰能禦之子懋母
阮氏在建康密遣書迎之阮氏報其同母兄于謠
之為計謠之馳告宣威公鸞乙亥假鸞黃鉞內外
集眾遣中護軍王玄邈討子懋又遣軍主裴叔業與
于謠之先期裝尋陽聲云為郢府司馬子懋知之遣
三百人守城城叔業沂流直上至夜回襲湓城城
將參軍樂貫開門納之子懋聞之帥府州兵力據
城自守子懋恐部曲多雍州人皆勇躍願奮叔業畏
之遣于謠之說子懋曰今還都必無過憂正當
嚴官不失富貴也子懋既不出兵攻叔業眾情稍

沮中兵參軍于琳之瑤之兄也說子懋重賂叔業
可以免禍子懋使琳之往琳之因說叔業取子懋
叔業遣軍主徐玄慶將四百人隨琳之入州城僚
佐皆犇散琳之從二百人拔白刃入齋子懋罵曰
小人何忍行此琳之以袖鄣面使人殺之王玄邈
執董僧慧將殺之僧慧曰晉安舉義兵僕實豫其
謀得爲主人死不恨矣願至大斂畢退就鼎鑊玄
邈義之具以白鸞免死配東冶子懋子昭基九歲
以方二寸絹爲書參其消息并遺錢五百行金得
達僧慧視之曰郎君書也悲慟而卒于琳之勸陸
超之逃亡超之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

非唯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人玄邈等欲囚
以還都超之端坐俟命超之門生謂殺超之當得
賞密自後斬之頭墜而身不僵玄邈厚加殯斂門
生亦助舉棺棺墜壓其首折頸而死鸞遣平西將
軍王廣之襲南充州刺史安陸王子敬廣之至歐
陽遣部將濟陰陳伯之先驅伯之因城開獨入斬
子敬鸞又遣徐玄慶西上害諸王臨海王昭秀爲
荊州刺史西中郎長史何昌寓行州事玄慶至江
陵欲以便宜從事昌寓曰僕受朝廷意寄翼輔外
藩殿下未有愆失君以一介之使來何容即以相
付邪若朝廷必須殿下當自啓聞更聽後旨昭秀

出是得還建康昌寓尚之之弟子也鸞以吳興太守孔琇之行郢州事欲使之殺晉熙王鈔琇之辭不許遂不食而死琇之靖之孫也裴叔業自尋陽仍進向湘州欲殺湘州刺史南平王鈚防閣周伯玉大言於衆曰此非天子意今斬叔業舉兵匡社稷誰敢不從鈚典籤叱左右斬之乙酉殺鈚又殺郢州刺史晉熙王鈔南豫州刺史宜都王鏗冬十月以宣城公鸞爲太傅領大將軍揚州牧都督中外諸軍事加殊禮進爵爲王宣城王謀繼大統多引朝廷名士與參籌策侍中謝朓心不願乃求出爲吳興太守至郡致酒數斛遺其弟吏部尚書淪爲書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

臣光曰臣聞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二謝兄弟比有貴近安享榮祿危不預知爲臣如此可謂忠乎宣城王雖專國政人

情猶未服王胛上有赤誌驃騎諮議參軍考城江祐勸王出以示人王以示晉壽太守王洪範曰人言此是日月相卿幸勿泄洪範曰公日月在軀如何可隱當轉言之王母祐之姑也戊戌殺桂陽

王鏐衡陽王鈞江夏王鋒建安王子真巴陵王子倫鏐與鄱陽王鏐齊名鏐好文章鏐好名理時人稱爲鄱桂鏐死鏐不自安至東府見宣城王還謂

左右曰向錄公見接慙勤流連不能已四面有慙色此必欲殺我是夕遇害宣城王每殺諸王常夜遣兵圍其第斬關踰垣呼譟而入家貴皆封籍之江夏王鋒有才行宣城王嘗與之言遙元才力可委鋒曰遙光之於殿下猶殿下之於高皇帝宗廟安社稷實有攸寄宣城王失色及殺諸王鋒遣宣城王書謂責之宣城王深憚之不敢於鋒使兼祠官公太廟夜遣兵廟中收之鋒出軍兵人欲上車群有力手擊數人皆仆地然後宣城王遣興籤初令孫殺建安王子真子真走牀下令孫手牽出之叩頭乞為奴不許而死又遣中書舍

人茹灑亮殺巴陵王子倫子倫性英果時為南蘭陸太守瑁琅邪城有守兵宣城王恐不肯就死以問典籤手伯茂伯茂曰公若以兵取之恐不可即辦若委伯茂一夫力耳乃手自執酖逼之子倫正衣冠出受詔謂灑亮曰先朝昔滅劉氏今日之事理數固然君是身家舊人今銜此使當由事不獲已此酒非勸酬之爵因仰之而死時年十六灑亮及左右皆流涕初諸王出鎮皆置典籤主帥一方之事悉委之時入去事一歲數返時主輒與之間語訪以州事刺史夫惡專繫其口自刺史以下莫不折節奉之何盧第及於是威行州部大為

利武陵王暉為江州性烈直不可干典籤趙渥之
謂人曰今出都易刺史及見世祖盛毀之暉遂免
還南海王子罕戍琅邪欲暫游東堂典籤姜秀不
許子罕還泣謂母曰兒欲移五步亦不得與囚何
異邵陵王子貞嘗求熊白厨人答典籤不在不敢
與永明中巴東王子響殺劉寅等世祖聞之謂羣
臣曰子響遂反戴僧靜大言曰諸王都自應反豈
唯巴東上問其故對曰天王無罪而一時被囚取
一挺藕一杯漿皆謫籤帥籤帥不在則竟日忍渴
諸州唯聞有籤帥不聞有刺史何得不反竟陵王
子良嘗問衆曰士大夫何意詣籤帥參軍范雲曰

詣長史以下皆無益詣籤帥立有倍本之價不詣
謂何子良有愧色及宣城王誅諸王皆令典籤殺
之竟無一人能抗拒者孔珪聞之流涕曰齊之衡
陽江夏最有意而復害之若不立籤帥故當不至
於此宣城王亦深知典籤之弊乃詔自今諸州有
急事當密以奏聞勿復遣典籤入都自是典籤之
任浸輕矣 蕭子顯論曰帝王之子生長富厚朝
出閨闈暮司方岳防驕翦逸積代常典故輔以上
佐簡自帝心勞舊左右用為主帥飲食遊居動應
聞啓地雖重行已莫由威不在身恩未下及一
朝艱難地雖重行至望其釋位地雖重行危何可得矣斯宋氏之

餘風至齊室而尤弊也 海陵父王在位起居飲食
皆諸宣城王而後行嘗思食蒸魚菜太官人蒸無
錄公命竟不與辛亥皇太后令曰嗣主沖少庶政
多昧且早嬰疴疾弗克負荷太傅宣城王體素
皇鍾慈太祖宜入承寶命帝可降封海陵王晉高宗
歸老別館且以宣城王為太相第三子癸亥高宗
即皇帝位大赦改元以太尉王敬則為大司馬司
空陳顯達為太尉尚書令王晏加驃騎大將軍左
僕射 徐孝嗣加中軍大將軍右領軍蕭詵為領軍
將軍度支尚書虞綜攝政不陪位帝以綜舊人欲
引參佐命使王晏廢廢立專示綜綜曰主上聖明
公卿羣力爭假朽老以贊惟新乎不敢關命因慟
哭朝議欲糾之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遺直乃止

十一月上詔稱海陵恭王有疾數遣御師瞻視因
崩殯之葬禮並依漢東海恭王故事

癸亥年三月十日

六日 移于金陵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二十一

